



曾晓文◎著

夜还年轻



法律出版社

曾晓文◎著

夜还年轻



法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还年轻 / 曾晓文著. —北京: 法律出版社,
2010. 3

(曾晓文美加两部曲)

ISBN 978 - 7 - 5118 - 0422 - 8

I. ①夜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4108 号

夜还年轻

曾晓文 著

责任编辑 周丽君
装帧设计 胡 欣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开本 A5

印张 10.25 字数 216 千

版本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张宇东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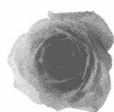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8 - 0422 - 8

定价: 22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需要攻打……



人 物 表

海伦娜·舒:38岁,女,中国内地移民,多伦多某公司技术主管,业余作家

格兰特·梵·贝克:男,48岁,荷兰裔,加拿大都市财团副总裁

林茜溪:31岁,女,原多伦多中文报纸《华人新闻》记者

激流:35岁,男,茜溪的旧情人,雕塑家,后改行做建筑设计

何臻:51岁,男,盟主投资公司董事长,原东北龙鳞银行行长,茜溪的未婚夫

黎航:38岁,男,海伦娜的大学同班同学,房地产代理人

于凌芝:37岁,女,黎航前妻,多伦多“五大洋移民服务中心”总经理

芹姨:56岁,女,中国东北下岗女工,后移民加拿大,黎航的姨妈

陈麟哲:62岁,男,出生于台湾,芹姨的丈夫,医生

维拉:16岁,女,芹姨的女儿

卡门:36岁,女,西班牙裔,心理医师

米基:37岁,男,出生于美国,律师

克莱·冈特:男,49岁,意大利裔,多伦多某房地产公司总裁

秦旭:60岁,女,茜溪的母亲,退休工会干部

多萝西:53岁,女,白人,销售代理,格兰特的前妻

美丹:50岁,女,原为中国电影演员,现居多伦多

灰衣男人:55岁,男,生于中国东北,先后流落于美国、加拿大等地

目 录

- 第一章 雨夜喧哗 / 1
- 第二章 网络中的猎手 / 17
- 第三章 黑色请柬 / 33
- 第四章 少女维拉 / 51
- 第五章 第一道伤 / 67
- 第六章 葬礼上的不速之客 / 83
- 第七章 邂逅 Cyberspace(网络空间) / 99
- 第八章 等待蝴蝶 / 115
- 第九章 孤独地相守 / 131
- 第十章 暗夜中的罂粟 / 147
- 第十一章 爱情解毒剂 / 163
- 第十二章 路上的心 / 179
- 第十三章 纸灯笼般的爱情 / 197
- 第十四章 有一种姿态叫挣扎 / 213
- 第十五章 东方遭遇西方 / 229
- 第十六章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 / 245
- 第十七章 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/ 261
- 第十八章 期望的悬剑 / 275
- 第十九章 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 / 291
- 第二十章 传说 / 305

第一章

雨夜喧哗

灰蓝色的影子融和了，
声音或沉寂，或变得喑哑，
色彩、生命、运动都已化做
模糊的暗影，遥远的喧哗……
蛾子的飞翔已经看不见，
只能听到夜空中的振动……
无法倾诉的沉郁的时刻啊！
一切充塞于我，我在一切中……

——丘特切夫《灰蓝色的影子融和了》



旱了一夏的多伦多,在深秋的一天意外地下了一场暴雨。下午还不到四点,天就无所顾忌地暗下来。风紧接着出笼,像和雨预谋好了似的,吹打冲刷,要把人心苦守的一些温存剥光掠走。

三个人的心境因为这场雨发生了改变。这三个人是格兰特、茜溪,还有我。我们彼此的生活在当时并无关联。大约一年以后,我无意中和格兰特、茜溪分别谈起那个雨夜,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看做精神的转折点。

生活随时荷枪实弹,而命运猝不及防地勾动扳机。我们不知道子弹会从哪个方向射过来,只听到自己的心倒地的声音。

那天我撑着伞,一个人走在街上,路比平素似乎骤然长了许多。雨伞太轻薄了,骨架几乎散去,无助的女人般,颤颤地摇摆着。我不由得歉疚了起来,怎么可以让比我还弱的伞遮风挡雨呢?

走近邻湖的公寓楼,张望了一眼自己的窗户。窗内没有灯光,和昨天一样,和上个月一样,甚至和几年前无异。我突然有些理解婚姻中的女人。不管婚姻中有多少冷漠、争吵、伤害,毕竟还有个男人在风雨之夜点燃一盏灯,递过来一条干爽的毛巾,运气好一点的女人,也许还会得到一个印在额头的怜惜之吻……

在不见归人的雨夜,心湿漉漉地,找不到阳光的去处。

在开门锁的时候问自己,究竟是我把世界锁在了门外,还是世界把我隔在了门外?

走进公寓,面对的仍是三面墙、一扇窗。如果墙能说话,窗能倾听,日子会轻松得多。

我开电炉煮饭,却打不着火,不知哪一条线路出了问题。终于把电炉打着了,电炉下的烤箱竟莫名地冒出浓烟,只好打开厨

房和起居室的窗户。窗户是上下开的,旧了,生了锈,费尽力气才推上去。烟散尽后,却怎么也拉不下来。

风愈发地猛,把雨大片地卷进来,打湿了地毯。当我手忙脚乱挪地毯时,电话铃响了起来。我惊讶自己在风雨声中敏锐地捕捉到电话铃声,或许一直隐隐地在期待。如果有期待,心是善于聆听的。我看一眼号码显示屏:是阿瑞。我抓起话筒,像落水的人挣扎着抓起一根稻草。

“Hello。”只说出一个单词,眼眶先湿了。

阿瑞的声音从电话的另一端响起:“是我。”

“你快来帮我。”我声调委屈。

“你怎么了?”

“关不上窗户,正下大雨。”

“我离得这么远,怎么帮你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牙齿打颤,不知是因为风冷,还是心冷。

他的声音开始磕绊:“其实,你……该在多伦多找个人帮你……”

“你什么意思?”我立刻敏感起来。

窗外有一道雪亮的闪电掠过,电话里是一小段沉默,我和他似乎不约而同地等待闪电的消失。

阿瑞说:“我们现实一点吧,不要再拖下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其实在这样的时刻,有多少人能解答这个“为什么”。

果然,阿瑞沉默。

“我昨天刚把申请加拿大公民的资料寄出去,再过几个月,我就成公民了,就能去美国看你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待几天就得离开？”

“看来你早想明白了？”

阿瑞叹口气，“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你说，不过今天说出来，就轻松了。”

我的心突然尖锐地痛起来，仿佛被人随手撂在了苍白的手术台上，被切割……

阿瑞在我搬到多伦多之后，一直住在美国。我和他之间六年的感情，通过电话又维系了三年，现在连电话线都承受不起了。我和他像两个演员，在戏落幕之后，还一直沉湎于患难与共的剧情，在不同的舞台上自言自语，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彼此的生活已经没有关联了。

古人说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”爱情也许真的要朝朝暮暮，在记忆中的相会毕竟虚无。

阿瑞还说：“我想有个家，不想飘来飘去。找一个打工妹，生个小孩，每天下工之后看看电视，以后开个夫妻餐馆，就满足了。我不想去加拿大，人生地不熟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在美国当一个没有身份的打工妹，对我没有吸引力，因此我移民了加拿大。餐馆，我以前开过的，以失败告终，永远不想再开。我和阿瑞之间没有了共同梦想。一对没有共同梦想的恋人，是不是一定要以分手告终？共同梦想真比感情更重要？

阿瑞比我勇敢：敢爱也敢分。日夜的牵挂，早织成了一张网，我哪有坚强的手指，把一个个的结打开？阿瑞是曾与我无限靠近的人，也会疏远。在与岁月、距离的搏斗中，我是一个输家。

一个相濡以沫的童话结束了。一千个夜晚的空自等待，只是

一场从身体分离走向精神分离的漫长旅行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阿瑞在追问。

“你希望我说什么呢？”没有语言可以确切地形容破灭和无奈。

“我不希望你恨我。”

我摇摇头，突然意识到阿瑞看不到我，便说：“我不恨任何人。”不料眼泪却涌出来。

阿瑞磕磕绊绊地说：“我知道我以后会后悔今天的决定，但今天只能这样决定。”

“祝你好运！”我哽咽地说。

“也祝你好运！”

我挂断电话，放弃关窗的努力。钻进被子里，蒙住头哭起来。哭得很用力，想把心吐出来。像醉酒的人，吐出来就解脱了。我口干舌燥，但没有力气爬起来，去给自己倒一杯果汁。

在生活中拥有一个能给自己倒果汁的人，那将是怎样的幸福！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挣扎着从被子里探出头来，打电话向公寓管理员求救。大约一刻钟后，公寓管理员，一个希腊裔的、生着一头卷发的大男孩，帮我关上了窗户。临走时他对我说：

“我希望明天你感觉好一点。”

“After all, tomorrow is another day.”（不管怎么说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）我说。那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·米歇尔的小说《飘》中最后的一句话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在经历了种种起落、爱恨、热情与冷酷沉迷与悔悟之后，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开始时，这样告诉自己。

雨终于停了。安大略湖上铺满了刚被风雨打落的树叶，其中很多片还是青翠的。一个漫长的冬天在不远处冷眼候着，还有四季不变颜色的孤独。

我打了个寒战，随后抱紧双肩，自言自语：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……”

同一天傍晚，格兰特和妻子多萝西来到了继子埃里克的墓前。天幕压得低低的，似乎就挂在墓碑上。空气沉闷，让格兰特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格兰特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，十分辛苦。他在教会里认识了同样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的多萝西，很快便和她重组了家庭，至今已一起生活了十几年。他们在多伦多附近的密沙沙加拥有一幢三层楼的房子，其中包括五间卧室，三个洗手间，可停两辆车的车库，房后还有花园。他们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，一年出外度假两次，每逢节日或家人的生日会举办晚宴。

他在和多萝西结婚的第二年，就明显地感觉到了两人个性的不合，但他一直希望个性会被时间慢慢磨合。多萝西骨子里有一种冷漠的东西，让他每每触到，就会不寒而栗，但他以为滴水可以穿石，柔情就可以化解冷漠。

三年前，埃里克因心动频率失常，导致心脏供血不足，猝逝家中。格兰特和埃里克的生日恰好在同一天，所以每逢生日，到墓园看望埃里克，然后吃一顿晚餐，便成了格兰特和多萝西的固定节目。

格兰特把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到墓碑旁。

“你怎么把花摆得歪歪扭扭的?”多萝西的口气中透出明显的不满。

格兰特看了多萝西一眼。一身黑衣的多萝西立在灰色墓碑中间,脸色像此刻的天空,阴郁得几乎滴雨。格兰特心里似乎有一把尺,量得出多萝西的每一寸悲哀,而他又何尝不难过呢?

“埃里克不是你的儿子,你为他做事就漫不经心!”多萝西提高了声音。

“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!我为他尽了爱心!”格兰特试图为自己辩护。

“哼,尽了爱心?你看你的表情,一点都不够悲伤!”

“我的悲伤越深,越不会把它摆在脸上。”

“我比你悲伤多了,要知道,血永远浓于水!”

这句话多萝西不知说过多少遍了,让格兰特听得腻烦。

格兰特和多萝西结婚那年,埃里克只有13岁。这些年来格兰特把他看做亲生儿子。可多萝西太宠爱埃里克了,常抱怨格兰特付出的不够多。埃里克吸毒,为买毒品多次偷盗、变卖家里的贵重物品,格兰特一次又一次原谅了他。后来埃里克得了心脏病,格兰特为他四处求医。

“埃里克走了三年了,我还要继续生活。今天是我的生日,我和你先来看望他,你还要我怎么悲伤?”格兰特忍不住替自己辩护。

“你心里并不想来,只不过尽义务罢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格兰特一时语塞。

“你要表现真诚,就把花重摆一下!”多萝西用的是命令语气。

“要摆,你自己摆!”格兰特的口气突然变得坚决。

多萝西吃惊地看着格兰特。在十年的婚姻中，格兰特极少违背她的意志，尤其在她心情烦闷的日子，但他今天的态度太出乎意外了，难道烈火燃烧的地狱结冰了吗？

凝聚的乌云终于把握不住，把大滴大滴的雨点砸下来。

“你存心要破坏我的心情！”多萝西嚷道。

“你原本就没有好心情！”

愤怒使多萝西的脸变了形，她掉头便向墓园大门走去，随后竟跑起来。

滂沱的雨终于泻了下来。

格兰特跑到停车场，发动了汽车，去追多萝西。多萝西似乎感觉到了他的跟随，便转进了一条汽车无法通过的窄小街巷。这是多萝西多年来屡试不爽的游戏。每次格兰特和她争吵，她都会掉头而去，然后格兰特焦急万分地追赶她，请求她的原谅，载她回家。

格兰特把车停在了路边。他注意到多萝西无意中拐进的是一条死胡同，揣测着她将如何把这出游戏收场。他呆坐在车里，腿沉甸甸的，像刚完成马拉松。十年婚姻，如一场马拉松，终点不是幸福，却是一个漠然的死胡同。这似乎是一种征兆。

半年前，他和多萝西为挽救日益陷落的婚姻，一起去见婚姻顾问。婚姻顾问是位60多岁的白人，做这一行几十年，看多了恩恩怨怨的夫妻，也弥合了不少婚姻。他在和格兰特、多萝西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，礼貌地把他们送到了办公室门口，说了简单的一句话：“祝你们好运！”过后，他竟没有支取格兰特付给他的支票，无疑表明对他们的婚姻爱莫能助，并谢绝他们再次上门。

那张未被支取的支票也是一种征兆。

雨下得更狂了。雨刷一下下扫着玻璃,制造出单调的噪音。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。格兰特透过车窗,看到浑身湿透的多萝西从胡同里走出来。价格不菲的名牌女装皱皱地贴在她身上,一头金发凌乱不堪,失去了平素的骄傲。精心化的妆被雨水无情地冲刷掉了,露出一张苍白、疲倦、悲哀、恼恨的面孔。格兰特被这张真实面孔惊了一跳。多萝西每年花大笔的钱做美容,购买高级化妆品,对自己的面容百般呵护,却挡不住一场暴雨的冲击。

格兰特打开车灯,多萝西就完全暴露在他面前了。

这个女人难道是他多年的妻子吗?还是一个喜怒无常的陌生人?格兰特问自己。

多萝西愤怒地望了一眼格兰特。两人隔着车窗对峙了片刻,似乎同时在考虑如何结束这个特殊的夜晚:格兰特和埃里克的生日夜晚。

终于多萝西扭转头,伸出手,拦住了一辆黄色出租车。

格兰特望着出租车远去,突然虚脱般地把头靠到了驾驶座的靠背上。

他对自己说:“这样的日子,不想再过了……”

同一个傍晚,茜溪预约了一个住在多伦多邻近城市名字叫贝瑞的客户,驾车两个多小时前往,希望能卖出一份人身保险。没想到谈来谈去,客户因为保费太贵,拒绝购买。茜溪失望地驾车返回,快到多伦多时遭遇了风雨。因为雨大路滑,在高速公路上她突然控制不了汽车,随车跌进了路边深沟。

世界霎时被黑暗笼罩了,茜溪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,一道闪电突然惊醒了她的求生意念骤然变得无比清晰。

茜溪从车里艰难地爬出来，惊吓和寒冷使她全身不停地发抖。她在多伦多无亲无故，此刻能想到的唯一的人便是激流。她从裤袋里找出手机，用颤抖的手指拨通了激流的电话。

睡意浓浓的激流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疯了？这么晚往我家里打电话？”

“我……我出了车祸，你快来救我。”

“我怎么救你？你打电话找警察！”激流的声音几乎是恼怒的。

茜溪语噎了。警察能在此刻给她一个温暖的怀抱吗？

激流接着说：“我现在是在洗手间里，如果被任平听到了，我这个家就全完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就不念念我们的情分吗？”

“我要挂电话了。”激流说罢，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
茜溪可以想象激流蹑手蹑脚地回到他和妻子任平的卧室，钻进温暖的被窝。想象中的情景强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经，她忍不住伸出手去抓自己的头发，结果却触到一缕黏稠的东西，她知道那是血。

茜溪拨通了“911”，向警察求救。

立在风雨里，茜溪想自己和激流十年来的感情纠缠，就像这场辛苦的长途汽车旅行，最后以跌入深沟为终点。

如果说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，总有一个改变她情感轨迹的男人，那么对于茜溪，这个男人无疑是激流。

19岁那年，茜溪在天津大学校园第一次见到激流。激流当时是颇有名气的青年雕塑家，被学校邀请来主持艺术讲座。激流的才气、傲气、俊秀、潇洒，再加上谈吐不凡，让茜溪立即晕倒在情